

批點
世說新語

文621
337.4



八終

世說新語

輕詆 下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

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

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愾然作色、

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

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有大牛重千斤、噉

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犛魏

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

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相公府、相公每遊燕、輒命袁伏

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

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却又效表伏之表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

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

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反中、為人

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

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

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

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

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

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

真長對仁祖語大是有情謂偏處言輕不足為高重耳高柔誤認別本愛說賢吏隱而不遂極可觀

作寔亦無不與者

世說卷下

輕詆

二

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
參軍、僂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
清婉、
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
彪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
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
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

也王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
儻遇風雲、為我龍攄、
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

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
飲水、如此、便不饒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
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
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饒食菖蒲、所牧何物、
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
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
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相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
議甚有理、相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

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
孫綽表諫

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
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

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此却輸真長一着然乃是謝公享福處

是與公果不為真長所許也

似謂玄度無忠國事耳君親謂忠孝兩難也

此右軍故謂之註以為王嘉萬誤矣獨不思題是輕詆耶

三初上三代保守此笛地尾甲若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

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

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

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

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

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謂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

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

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昧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

賦敘曰余同寮相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

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

之館以竹為椽邕仰听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

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樂器虺瓦一作弔孫家

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

道王云箸膩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

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

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

興公初安為
死人所擯

與公一生受
此苦至死猶
煩人

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

中郎衿袍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

惡何得為復飲酒庾蘇裴裴郎又云謝安目支

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

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

或有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

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

世說卷八

輕詆

五

萊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

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

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

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

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

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痛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

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暘沙門雖

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

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儵次女

僧韶適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

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

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

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儵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啟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木

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

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

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

投詔賜田宅相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

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

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悛小字也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袁家梨當復

不。蒸。食。不。舊語秣陵有袁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別味得好梨烝

也食之

說得甚近人意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

雜 第多出此又

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

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

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

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

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

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

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

非池解渴之言存想有功

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

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

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

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

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

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

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背以

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

以馱眾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

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

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跣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

文字中留此
鬼當夜哭

自此露卧劍
至即上又不
以遷以避之
小誤多巧

惕字無謂恐
是謁字誤耳

惕作謁

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
帝過惕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
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
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

異范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
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
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

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

人論事

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
慝好利為敦鎧曹叅軍知敦有不臣心

因進談後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
敦敗見誅

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
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

孰作孰

世說卷八

假譎

十

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

義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

庾可以謝峻

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

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壺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叅軍王愨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

庾實畏死遜謝未得去誦

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

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

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

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文降就

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

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

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婿公密有自婿意答云佳

陶審自知

觀此明知後人添註

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日、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

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恢既許江

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

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

此政不必有
頭中氣

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
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
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
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
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慙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此道人不成渡、慙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
目曰、支慙度
才鑿清出、孫綽慙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
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

因悟晉人清
談堅義亦是
救饑

以無救飢

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
慙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
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
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
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
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
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
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
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

無有如此強
口者世親難
鄙此種、備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啟

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

既成婚女之頑囂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

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

失官居東陽相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相時

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

譽相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

范裁坐相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相而恐以

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相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初相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
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
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
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
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
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過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
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卽○燒○之○過謝玄小字

黜免

諸葛左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
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左問朝廷
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左曰逆則應殺狂何
所○徙○左已見

此怒亦何可少

相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記曰

峽長七百里兩岫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
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
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

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
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

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音陽

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
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
世說卷八

說評可耳何
至免官

二怒皆可觀

為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相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相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

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栢公公問

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

甚真

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栢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耻，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甌，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甌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甌既已破，甌可恨，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

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相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相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

相終可告誡者，豈惟不忤而已。

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相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難，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相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

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

復生意。」晉安帝紀曰：相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

世說卷八 假譎 七

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徒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怒乃與桓胤謀反

遂伏誅仲文嘗照鏡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

不見頭俄而難及孫策富春人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故及此而嘆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

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

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

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晦默吾道何
至作此王剪
請田宅恐不
至是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
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
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姬二人、常以象
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
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
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
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籛瑗、季札之徒、皆負責
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

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
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

廣平令展光熙初除
鷹揚將軍江州刺史

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

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本草曰
王不留

行生大山治金瘡
除風久服之輕身

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
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

度非弘
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

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王悅也

陶公故可以
譎取豈辦殺
元規者

小說取以陶
未易愚

吾見嘉賓每
有可喜

決意斬人勸
飲血當盈途
矣

無論處仲忍
人觀此事晉
那得不亂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

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庾陶已見

郝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

卿事

王隱書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富王導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一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

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

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

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

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薦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日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

耳廁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

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豚肥美

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豚帝甚

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糝糲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

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

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即王愷石崇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鳩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卽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蒔菹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蒔菹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

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

以此為快學
異等情吝意
也要亦君夫
殺之

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
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
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
威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
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駟故文不傳至
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
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
者雙筋白尾骨屬頸審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
亦有陰虹也審戚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
緊大儻疎肋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
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袒因直內箸曲閣重

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
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

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
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
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
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琇
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
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

石尚有火浣
衫事尤奇世
說不載豈謂
更遠情實耶

此乃是為戲耳

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盡。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爲車

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

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爲河南

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爲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斥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

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溝。

溝一作埽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

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

南渡後更不
能見此筆法
侈矣北魏未
諸王復相競
為之魏尋亂

與君父速之
同

何足改觀

卿差近

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于齊

石正色云

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鑿牖語人

原憲以鑿為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

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

趙子太始元年封

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

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

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未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

觀

俗以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蹶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

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

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

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

司

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

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

按

氏譜、胡之、是恬從祖也、

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

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

按此識考道

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

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

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徒

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矜咳二字極不成語極有似

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劉謙之晉

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主恭，嘗俱在何僕射坐。

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

歷尚書左僕射。

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

靈鬼志：謹徵曰：初，恒

石民為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士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

疆之，轉苦，便各以裙帶繞手，恭附近千人悉呼

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

何物似狀

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栢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鵞，共鬪。南郡

鵞每不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鵞欄間，取諸兄弟

鵞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

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

之。

不聞鵞何

讒險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曰：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敦所害，琨聞之曰：自取之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

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

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

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

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

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

稽王每勸專攬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

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

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

是情理具是具

小人姦態殊
未易絕畏哉

各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此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

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史遂卒

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

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

世說卷八

尤悔

五

丕亦得為人
太后所以不
哭也

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
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
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
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
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
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
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耻之以

此亦非劉註

其門貴終不敢離
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
之言於是
乎紕繆
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
王隱晉書曰
成都王穎討
長沙王又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
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麴舍不同又黃門
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
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
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
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
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
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上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
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

世說卷八

尤

手

三世將忌以

去氣不足恃
須是規模宏
遠甚可鑒也

敬徹是何人
大都作頭巾
氣者亂劉註
可恨

導亦為此言
耶

不任受法可
也爾時當以
取金印語為
怨犯不幸也

雲見害、三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

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

曰、機為河北都督、開警角之聲、謂孫丞曰、

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數千人歸

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

曰、琨為并州牧、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

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敬徹按琨以永

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

收合士眾、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

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

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

之間、以對
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羗人東

行、平子面似羗、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
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

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

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

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

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

非茂弘不聞
此言

註似為丞相
解紛

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
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
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
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
邑、參軍呂漪說敦曰、
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
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
害淵、顛初漪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
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
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廼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
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
爽、在蔣濟之流
者是也、高貴鄉
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
言、昨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
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
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
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
敦坐、樗蒲、臨當成都、馬頭被

雖無有益可
以得人

非註幾不知
馬頭作何語

語晦味異不可曉不若絕社之是死

語遠

不知自知才品功業所稱二千石不自足以躁進

殺因謂曰周家奕世冷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宮此馬敦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温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

裾而去温氏譜曰嶠父禧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

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

賊不得在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

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

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

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

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

翟周之風東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

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而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

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

卒

思曠以此後
何足道

註理高但人
情不可必

曲盡奸雄語
態然自非常
人語

文景司馬師
兄弟也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
篤疾阮氏譜曰爚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

為之所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
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
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
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
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
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
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

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
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相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

邪續晉陽秋曰相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
起曰為爾寂寂為文
景所笑眾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
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舦公初不呵譴人謂公

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日莫雨駛，小

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

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

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滿水

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

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

夷粹作純
美

簡文生長富

貴不知稼穡

艱難此愧大

是良心而註

駁之何居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
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種菜

二語出說苑

漢者刻薄宣

如更謙荆耶

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相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

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

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栢冲本以將相

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

荆州，聞符堅自出淮淝，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

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

示閒暇，因令冲軍還。冲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

之量，不閑將畧，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慨而薨。

此當時誣栢
阿謝之言非
盛德語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

周祇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

代已遣道人竺僧憊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

曾講

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

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紕漏

王敦初尚主

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

如廁見漆箱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

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

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

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

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

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

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彭蠡食之乃不吐此便非

實錄

言幾為勸學所誤而死

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蠃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蝟蟻小者勞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謂蝟蟻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孰也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揆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

下飲謂設茶也人亦失志此比甚多

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矢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覽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

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

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友按世有兄弟三人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

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

對曰天時尚煥鱉魚蝦鯨未可致尋當有所上

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廙

意氣二字新

以此謬子孫之羞也

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

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

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

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

傳聞亦不可無

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

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

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鄰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

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

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

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

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嘏往，嘏粲不明而神傷。蝦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滅於是力。

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問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問。言後必有充間之異。後妻

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曰：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

周歲也

此亦非孝標
註然猶近古

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賜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大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

為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廚。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

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

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

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

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

青璪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

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

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

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

世說卷八
惑溺
罕

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

拂拭說，嗚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

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卽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

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

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

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

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

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

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

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

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又憾潘岳昔

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

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數蹴蹋秀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而不以人遇之也

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

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

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

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

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朞以上皆斬之初

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

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石先送

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

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

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

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

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

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

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

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

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鈇刀不能一

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

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

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

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

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愨王。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

弟皆穉。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

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

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廙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已者吾所以積向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

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人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修載

是

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

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

忌於坐拔刀斫者之褒與相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還邇共悉修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也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

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
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
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
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叅軍詣
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
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
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
為會稽艱居郡境王義之後為郡申尉而已初

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
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其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
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
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義之耻慨遂稱疾
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
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

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

云何耳

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

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
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
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

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詢曰此日視君一
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
也何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

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
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
出都而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
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相玄將篡相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之庾夫人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相氏

譜曰相冲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
修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修深憾焉密有圖
玄之意修母曰靈寶視我如母
汝等何忍骨肉相圖修乃止





